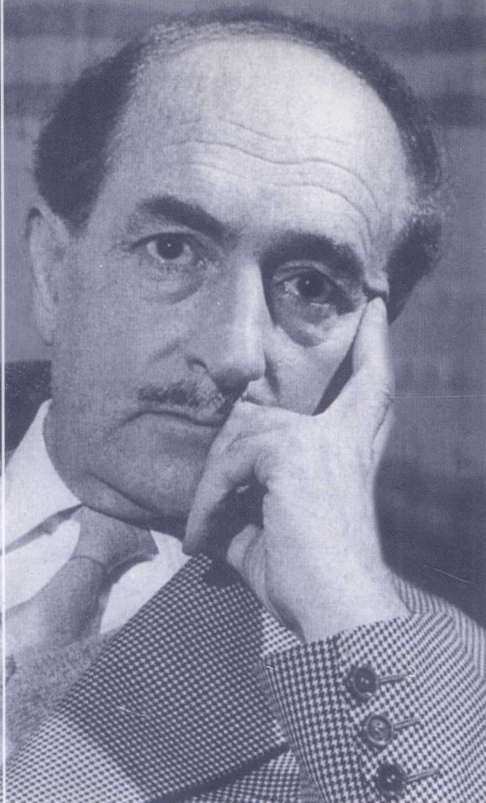




Sully Prudhomme 1901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1905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CKE 1908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K 1911
GERHART HAUPTMANN 1912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6
KARL ADOLPH GJELLERUP 1917
HENRIK PONTOPPIDAN 1917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M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RD 1937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1944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82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水与土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WILLIAM JOHNSON 1974
HAROLD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XANDRE 1977
HANS MAGNER 1978

(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著

吕同六 刘儒庭/等译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CLAUDE SIMONE 1985
KIPRUTHI KIMWARI 1986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主编 / 刘硕良

水与土

(195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意大利] 萨瓦多尔·夸西莫多 / 著

吕同六 刘儒庭 / 等译

漓江出版社

·译本前言·

心灵与时代悲剧的闪照

——夸西莫多抒情诗探幽

吕同六

意大利是诗歌和音乐的国度。确实，翻开意大利文学史册，一个个熠熠生辉的诗人的名字纷呈于我们的眼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但丁、彼特拉克、科隆纳、阿里奥斯托、塔索，捍卫真理和自由的英勇战士和歌手布鲁诺、康帕内拉，抒发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诗人白尔谢、曼佐尼、莱奥帕尔迪、卡尔杜齐，融会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自成一家的帕斯科利，以及在20世纪诗歌领域独树一帜的“隐秘派”诗人。在这星汉灿烂的诗人行列里，萨瓦多尔·夸西莫多（Salvator Quasimodo）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他和蒙塔莱、翁加雷蒂并列为意大利最优秀的三位抒情诗人，是“隐秘派”^①诗歌的重要代表。

① “隐秘派”国内现有多种译名：隐逸派、奥秘派、封闭派、神秘派。笔者再三斟酌，觉得似以译为“隐秘派”较妥。

一、“生活的道路，赋予我诗与歌”

诗人的生活，首先是“人的生活”。这是隐秘派诗人翁加雷蒂的一句名言，它精辟地道出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诗人的生活道路与诗歌创作道路的关系。和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夸西莫多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走过了漫长的、崎岖的人生之路。正如他在诗中所吟咏：

我的生活历经磨难。

——《致父亲》

夸西莫多 1901 年 8 月 20 日诞生在意大利南方西西里岛莫迪卡镇。这是一座曾以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大放异彩，而近代却沦落于穷困、荒凉的岛屿。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员，靠微薄的工资养活家庭。由于父亲工作的频繁调动，夸西莫多的童年是在不断的迁移中，在许多穷乡僻壤的小城乡度过的。七岁那年，西西里发生大地震，不少城市被夷为平地，十万人丧生。废墟、抢劫和死亡，一齐闯进了少年宁静的梦境。故乡西西里，它的悲苦和忧伤，它为贫困、饥饿、沼泽和疟疾所困扰的生活，从此深深植根于夸西莫多纯朴的心灵，“痛楚的现实，仿佛锐利的刀刃，把真理铭刻在心”。不管此后浪迹何方，故乡西西里的形象始终萦绕在诗人的脑际，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

夸西莫多的姑母酷爱诗歌，时常给他朗诵但丁的史诗《神曲》，在他稚嫩的心田撒下了诗歌的种子。后来，他如饥似渴

地阅读意大利古典诗歌作品，从中汲取营养。十四岁时，少年夸西莫多开始写诗。同时，他在一位神甫的指导下，用心阅读古希腊、罗马文学经典作品。起初，他在帕勒莫、墨西哥技校学习理工科，但他很快就把注意力倾注于文学，随后索性转而研读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在古典文化领域获得很深的造诣。可是，家庭拮据的经济境况，迫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谋求生计。这时，正是墨索里尼建立独裁统治的黑暗年代。“幽寂的长夜”笼罩大地，他的心也“在黑暗中惆怅迷乱”。夸西莫多被迫到处漂流，南方各省的山区和平原，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他这个“游子”的足迹。他做过各种不如人意的的工作，当过五金店营业员、百货商店会计，后来才在土木工程局找到固定的职业，每日领取三十里拉的薪水，这使他从此有了最起码的生活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从事诗歌创作。

灾难岁月里的风云变幻，人生旅程中的横逆多蹇，夸西莫多切身体验到的欢乐与痛苦，爱情与忌恨，使他逐渐成熟起来，给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啊，生活的道路
赋予我诗与歌

——《归乡》

1929年，夸西莫多前往佛罗伦萨。在这座以文化摇篮著称的古都，他和文艺界人士广泛交游，结识了“隐秘派”元老蒙塔莱。翌年，夸西莫多的处女作《水与土》问世，他一时声名鹊起，成为意大利优秀的抒情诗人。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诗集《消逝的笛音》（1932）、《厄拉托与阿波罗》（1932—

1936)、《新诗》(1936-1942)。1939年,他应聘担任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讲座教授。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完全摆脱了少年时代习作中模仿名家的痕迹,鲜明地体现出“隐秘派”诗歌的特征。“隐秘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意大利诗坛崛起的一个流派。它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又是意大利法西斯专制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隐秘派诗人避开严酷的现实生活,转向自我,观察和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着力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细微奥秘的感受,抒发在邪恶的现实的重压之下孤独、哀幽的精神状态。“隐秘派”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回避直露地抒写事物与意念,喜欢用奔放的想象,独特的象征,新奇的隐喻,巧妙的寄托,来提炼和建立饱满的艺术形象。这一派诗人讲究诗歌的韵律和音乐性,强调词语的音韵比其涵义更富有表达主观感觉的力量,力求开挖出词语蕴含的无比丰富的感情色彩。在“隐秘派”诗人看来,全神贯注于自我,探索内心世界的奥秘,是那黑暗、恐怖的岁月里寻求解脱的惟一方式。法西斯当局自然不喜欢这样的诗歌。它需要欢呼这个野蛮政权的颂歌,需要对它的殖民扩张主义的礼赞,需要充斥冒险精神的行进曲。“隐秘派”诗人正是以微妙、曲折的方式,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孤凄、哀幽的精神状态,抒发了相当广泛的一部分人对法西斯政权既不愿顺从,但又无力反抗的苦闷、彷徨的情绪,吐露了他们执著地追求自由与民主、挚爱祖国与家乡、维护个性尊严的情感。

倘使说,“隐秘派”的鼻祖蒙塔莱是位出色的“生活之恶的歌手”,另一位“隐秘派”元老翁加雷蒂则以抒发同时代人的“灾难感”见长,那么,夸西莫多的诗歌又有所不同。吟诵

他的诗篇，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的震跳；他的抒情诗既表现人的孤凄、哀幽的千情百感，又倾诉摆脱孤独的渴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苦恋；既充满象征的寓意，又富于生活的气息，若明若暗的朦胧意境中，跳动着一片真淳、轻快的情致。

对西西里，对在家乡度过的童年的缅怀，犹如一支低回婉转的旋律，反复出现于他的抒情诗。

在芳华乍吐的岁月，夸西莫多告别亲人，离开了西西里。他饱尝漂泊天涯的苦楚：“啊，沦落异国他乡，你是多么孤苦伶仃！”（《通向阿格里琴托的路》）诗人“一颗紧皱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可爱而苦难的家乡。离情和乡愁，“朝朝暮暮萦绕梦魂”（《南方的哀思》），诗人对西西里的怀念，可谓声声含愁，字字带泪：

我的故乡在南方
多么遥远，
眼泪和悲愁
炽热了它。

——《我这个游子》

夸西莫多怀着一腔深情，赞美遥远的、富庶的西西里大地，它的明媚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勤劳、朴实的人民。他向每天清晨“肩背鱼篓，挂起满帆”，唱着离别之歌去海上捕鱼的乡亲们表示敬意，抒发自己愿为西西里分忧担愁的赤子之心：

啊，大地

你的苦痛

怎不叫我碎了心肠！

——《大地》

诗人给病中的母亲写信，叙述自己为了献身艺术，告别故乡和亲人后的际遇。他祈求死神莫要停止故居挂钟的钟摆，莫要停止母亲心脏的跳动（《致母亲》）。这些诗篇，字里行间氤氲着诗人挚爱故土的浓烈感情。

在夸西莫多的诗作中，西西里同伦巴第，南方同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立。这对立并不只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诗人而言，南国故乡意味着童年，意味着美丽的山峦、河川；芬芳的夹竹桃、橘花，意味着悠久的文明；古墓和石牢，岩盐和硫矿，寺庙和雕像，意味着世世代代为遇害的孩子涕泣的母亲被遏制或喷发出来的愤怒，等待爱和死的强盗。南国故乡是诗人失去的乐园，笼罩着一重亲切而神秘的面纱，令人醉魄销魂。而北方大都会，工业化的伦巴第，则意味着沦落天涯，意味着现代文明，意味着喧嚣、冷酷，迷蒙的雾霭，扭曲的自然。北方于诗人是冬夜的严寒，寂寞孤独，涂抹着一层阴暗而压抑的色彩，令人辛酸。这是两种生活、两种文明、两种现实的对立。在从邪恶的现实中尝尽世态炎凉的夸西莫多看来，故乡和童年，是他的“根”，是幸福的象征；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又是希望和力量的所在：

不止一次，我的心头

感觉到泥土和青草的分量。

——《莫名的悲伤》

有时，他沉浸于遐想之中，依稀返回西西里岛，仿佛听到心上人温柔而羞怯的声音，呼唤着他弹拨诗人的琴弦（《岛》）；他又仿佛同昔日的伙伴们相聚，迎着溶溶的月光，伴随音乐的节拍，在草坪上欢乐地翩翩起舞。这似乎不是对遥远的岁月的回忆，不是幻觉，而是“生活的真正信号”。然而，韶光易驰，逝者如斯，青春年华已不再属于他。回忆无法使诗人摆脱周遭阴暗的现实，重新享有美好的往昔。他的心灵重又被痛苦所侵扰（《柠檬树上的黑喜鹊》）。

幸福和希望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这就是诗人无比的凄惶和深沉的忧伤的缘由。诗人禁不住咏叹“夜幕在我的心中升起”，“我的心远远地飞走了/我是一片荒漠”，叹息“岁月是瓦砾场”（《消逝的笛音》）。孤独的诗人在常常向青年时代心爱的人寄托情思，倾诉衷曲，寻求慰藉。爱是真善美的体现，代表着纯洁、神奇；“爱是抵御忧伤的盾牌”，是对丑恶、扭曲的现实的解脱（《廷达里的风》）。诗人又常常诉诸大自然，广袤的大自然是那么美妙、奥秘，又是那么温柔、宽仁，历尽磨难的诗人，多么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消融，复苏，重新获取生命的乳液，求得内心的和谐：

温柔的秋，
我将你紧紧地接抱，
……
在坎坷的人生途程，
我与你相偎相依，
在你的怀里

我消融、复苏。
造化的树上
哆嗦地飘落的枯叶
在你的心地
重又获得生命的乳汁。

——《秋》

然而，夸西莫多不是悲观失望的诗人。他献身诗歌，绝不仅仅是为着抒发孤凄的心境，无病呻吟。他把诗歌看做是对自己的心灵的拯救，对个性和尊严的维护，是对污浊现实的摒弃。对于他，诗歌是对美好事物的爱恋、追求，是一种可贵的更新的力量。这就是夸西莫多一生中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与曲折，始终忠实于这一信念，终不悔恨的缘故。请听他在致爱情诗缪斯厄拉托的一首诗中的自白：

委付于你啊，
一颗孤凄的心，
把阴冷晦暗的思绪驱除干净，
却执著地更新和爱恋
那恍如我们的昨日
而今在暗夜中隐翳的一切。

这种态度自然为法西斯当局所不容。诚然，夸西莫多在20年代没有直接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但他和蒙塔莱、翁加雷蒂作为“隐秘派”的领袖，却遭到官方的舆论和几乎所有意大利报刊的攻击。1939年，他又因所谓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的

罪名，被解除了《时报》文学编辑的职务。嗣后，夸西莫多受到监视，并遭到充当坐探的文人的告发，被迫转入半地下状态。但是，他一天也不曾放下他手中的一管羽笔。他不顾空袭、饥饿和白色恐怖的威胁，在友人家中，防空洞里，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和翻译。

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对夸西莫多的诗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炸弹、机枪和集中营似乎摧毁了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意大利和欧洲仿佛成了一座坟茔，一切仿佛都毁灭了，“或许只留存了我们的心，或许只有心！”“诗人永生永世不能忘记”法西斯和战争的浩劫。他的诗歌观和诗歌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战争和抵抗运动“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提出了崭新的人的价值观念”^①。倘使说，他在此以前写作的诗歌更多地是诗人心灵的“独白”，那么，现在更多地出现了诗人同人们的“对话”，出现了“多声部的合唱”，抒情诗注进了“社会诗”的内涵。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夸西莫多的诗歌不再单单是抒发个人的惓惓情愫，它从“我”过渡到了“我们”，化为造就人的一种行动，化为对社会和整个人类命运的深沉的思索。“通过人，去寻求对现实世界的阐释”^②。朦胧的、少年时代的西西里渐渐消隐，礼赞经受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的国土，为捍卫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英勇捐躯的英烈，成为一曲新的旋律，激越动人。这一变化，自然不意味着对前期诗歌创作的否定，夸西莫多的全部诗歌中始终跃动着一颗炽热的

① 夸西莫多：《当代诗歌》，载《诗人、政治家和其他》，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67年。

② 夸西莫多：《我的诗学》，见《国际诗坛》第一辑，168页，漓江出版社。

·译本前言·

赤子之心。这一变化，是夸西莫多的诗歌沿着历史前进轨迹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是赋予了新时代声光色相的升华。

夸西莫多是最早热忱讴歌抵抗运动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日复一日》堪称意大利和欧洲战后一部不可多得的抒情诗集，全部写于最艰难的 1943 年至 1945 年。

我们怎能歌唱
当侵略者的铁蹄
踏在我们的心上，
烈士们的尸体
横卧在广场
冰雪淹没的草地……

——《柳树枝头的竖琴》

请别在院子里挖掘水井了：
生者再也不觉得干渴。
请别触动死者，
他们沾满鲜血，又浑身浮肿：
让他们安息吧
在他们家园的土地上：
城市已经死亡了，已经死亡！

——《米兰，1943 年 8 月》

这两首抒情诗，是声声滴血的哭诉，痛斥法西斯强盗屠杀无辜良善的残暴罪行，诗人爱国忧民的情潮奔涌激荡，沉哀彻骨，读来令人心悸魄动。《致切尔维七兄弟》、《致洛莱托广场

十五英烈》，热情讴歌同法西斯刽子手展开英勇斗争的人民的优秀儿子，诗人从这些“为着爱默默地献身”的普通人身上不只是目睹了一场悲壮的民族悲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意大利希望的闪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战士，具有那班高谈阔论的政治家、狡黠的智者和文人墨客绝不具备的高贵品格，他们的伤口汨汨流淌的鲜血，润滑着时代的车轮，推动着历史迅疾前进。

夸西莫多的诗歌在那难忘的岁月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强烈的反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波兰帕兰密斯集中营里，数百名被囚禁的犯人，遭受着非人的折磨。一名意大利军官，冒着风险珍藏着一卷诗集。每个清晨，他打开这本书，朗诵其中的一首诗。同室的难友们——工人、医生、工程师和素来不爱读诗的律师——纷纷围拢过来，静静地谛听，眼眶里止不住流淌下思念祖国和亲人的泪水。军官朗诵的诗，便是夸西莫多的诗歌。在那苦难的日子里，诗歌便这样把夸西莫多同祖国、人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生活不是梦》(1949)、《真实的绿与虚假的绿》(1956)、《乐土》(1958)等，也是战后时期夸西莫多笔耕结出的硕果。“生活不是梦”，不只是一部诗集的名字，而且也表达了诗人至高的信念，即生活并非唏嘘感慨的叹息，虚无缥缈的幻想。生活是斗争，是义务，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生活中承担责任。夸西莫多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性的使命，他在《关于诗歌的谈话》一文中写道：“诗人对于社会的立场不应当是消

极的，他的使命是‘改造’世界。”^①“重新造就人，是诗歌的首要任务。”^②因此，他自豪地宣布：“诗歌是人。”^③

夸西莫多虔诚地相信，曾经糟蹋了人的庄严的称谓，扭曲了人的形象的纳粹分子、刽子手如今打倒了，“他们的坟墓已化作耻辱的灰烬”（《我们的同时代人》），而像洛烈托广场上英勇就义的十五位烈士那样的新人将从民众中涌现出来，他们肩负着“‘改造’世界”、建设未来的重任。夸西莫多渴望投身到民众中去，同他们建立直接的交流与联系，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理想。因此，战火的硝烟尚未完全消失，他便风尘仆仆，奔波于各地，深入到平民区，去探望正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正在为面包、为工作而搏斗的普通人，向他们朗诵自己的诗篇：

我的祖国是意大利，
我要把心中的歌献给它的人民。

——《我的祖国意大利》

夸西莫多所到之处，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他的生活信念更充实、更坚定了。他的诗歌中充满对未来寄予希望的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热切愿望。

生活岂能是心脏

^① 《〈夸西莫多诗歌全集〉附录》第295页，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84年。

^② 见《我的诗学》。

^③ 《〈夸西莫多诗歌全集〉附录》第295页，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84年。

恐怖而阴暗的颤抖，
生活也并非怜悯，
生活只是鲜血的搏斗。

——《信》

生活是何等地强劲
只因它自身的潜力。

——《致父亲》

这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凝聚着深邃的人生哲理，洋溢着坚韧地追求生活的豪放激情。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的立场以及写作的诗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流言蜚语不时向他袭来。1958年、1965年，夸西莫多两次身患重病，送入医院抢救。死神时时威胁着他的生命。然而，诗人没有消沉，没有畏惧：

兴许我就要溘然长逝以去，
但我乐意聆听
从来不曾理会的生命的真谛，
乐意求索生活的哲理。

——《鲜花与白杨》

他认为，死亡并不可怕，但消极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无异于死亡，甚至比死亡更加可怕。1968年6月，夸西莫多前往那不勒斯附近的阿玛菲城，作为当地文学奖评委会主席，主持授奖大会，但脑溢血突然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诗人

用生命表达了对信念的忠诚。

二、“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

诗为心声。夸西莫多的诗歌，是他那个时代的生活的闪照，也是诗人心灵世界的剖白。他的抒情诗，情愫绵绵，神采飞动，无论状景、咏物，或抒写现实世界，或缅怀往昔，都饱和了诗人的惓惓之忱。他的诗篇，犹如潺潺流淌的感情的溪流，娓娓倾诉对遭受黑暗势力蹂躏的苦难祖国的挚爱，咏叹坎坷的人世，抒发痛楚的心灵历程。他用浓烈的感情，涂抹时代生活的悲剧，又把热烈憧憬的理想，洇染在感情的多种色彩之中。他的每一首诗，字里行间无不涌动着激荡的情怀。

夸西莫多的抒情诗，丝毫没有浅露的直白、抽象的意念。夸西莫多擅长把对内心世界的抒发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融合在一起，把感触最深的一刹那捕捉住，又从自然中摄取新巧的景象，情中景，景中情，情景妙合，从客观环境中，写出人的主观感受，刻画人的精神、灵魂。这是夸西莫多抒情诗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

夸西莫多有一首名叫《瞬息间是夜晚》的抒情诗，是各种选本必收的佳作。1942年，夸西莫多把他已出版的各个诗集结集成卷，即以它命名。这首诗短小精悍，总共才四行：

每一个人
偎依着大地的胸怀
孤寂地裸露在阳光之下：
瞬息间是夜晚。

诗作于1930年。这是墨索里尼独裁统治时期，史称“黑暗的二十年”。诗人的故乡西西里也沉陷于黑暗之中。正如法国诗人、小说家阿拉贡在评论夸西莫多诗歌中西西里的形象时所说，“在任何一处别的地方，都不曾笼罩着这般的黑暗。这不是昏暗，而是风雨如磐，一片漆黑”^①。夸西莫多在这首诗中，没有从大处落笔，而是自辟蹊径，由自然中撷取从日落黄昏到夜幕降临这一特定的、短暂的景象，捕捉住这“瞬息间”人的内心深处最微妙、最复杂的情绪，又以艺术家的敏锐，从这一特定场景中，精心选取两组极富形象性的意象：“阳光”与“夜晚”，“偎依”和“裸露”，造成鲜明的对照与强烈的反差，并采用明快、迅即转换的节奏，把诗人在灾难深重的岁月里，心灵如同黑暗的“夜晚”，无比“孤寂”的主观感受，传神地渲染出来。在这里，“阳光”、“夜晚”，亦景亦情，情景一体，制造了浓郁的抒情氛围和深邃的意境。短短的四行诗，层次清晰，婉转巧姿，可谓纸短情长，余韵无穷。

《伊拉丽娅墓前》是另一首优秀的诗篇，作于30年代，也是亦景亦情的抒情诗。诗人访问文化古城卢加，瞻仰文艺复兴时代卢加城邦君主的夫人伊拉丽娅的陵墓。年轻的公爵夫人长眠于石雕的卧榻，表情宁静、温柔，仿佛在甜蜜地沉睡。五百余年的时光流逝了，但一切全恍若公爵夫人当年的情状。

诗人忽然触景生情，感情奔涌。“黯然无神”的阳光，“荒

① 路易·阿拉贡：《向萨瓦多尔·夸西莫多致敬》，载《法兰西文学》，1959年11月11日，转引自《〈夸西莫多诗集〉附录》，米兰，蒙达多里出版社，1984年版。